

穹庐太后 传奇

钱世明



穹庐太后传奇

钱世明

明天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穹庐太后传奇

钱世明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8.625印张 184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00

书号 R 10333·90 定价 1.35元

内 容 提 要

公元十世纪上半叶，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契丹族，正处在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围绕着契丹的统一和发展，中国北方不少民族以及契丹族各阶层，都卷入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和各自的特点，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艺术的展现。作者在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刻画人物，较成功地塑造了耶律阿保机、萧太后等人物形象。

这部作品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曲折的故事情节跨越五十余载，通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浓郁的民族感情。

第一章

一月理朵

潢河（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相会的那一带无际的草原，是个神秘的地方，契丹右大部的人们就世代在这儿过着游牧的生活。广阔深邃的碧宇，穹庐般地笼罩着四野。风吹过来，茫茫的草地上便掀起层层绿色的“草之浪”。草浪是没有水声的，而两河的水声荡漾到草浪间，草浪也就有了水声似的。一群群羊儿宛如一片片白云在草原上浮动。牧羊人骑在马上，引吭长啸着：“啊……呃……”啸声粗犷，萦回在碧野青天之间。这时的草原，多么恬静、柔美啊。忽而，乌云从天际涌来，转瞬间遮住晴空，低压大地，狂飙骤起，暴雨倾盆，闪电把一阵阵轰轰的响雷从空中摔下来……这时的草原，变得令人悚畏！这是个神秘的地方。这儿流传着许多神奇的故事，右大部梅里（贵官）月梳的女儿月理朵在两河汇合口遇见青牛姬的传说，就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这件事发生在去年夏天，月理朵带着几个侍婢到两河汇合口的三角地区去射猎，她们都骑着骏马，正在驰骋间，忽见远处有一辆青牛车，车上坐个老妇人，那老妇人见到她们，就把青牛车赶向别处，不一会儿便消逝在草浪之中了。右大部的牧民们听说了这件事，就传扬开来：

青牛姬，就是土地神啊！契丹人哪个不知道土地神奶奶

是乘坐青牛车的呢！青牛姬看见月理朵，就赶紧避开，怕挡了月理朵的路，这不是说明月理朵是福大命大的贵人吗？

孩子们之中也流传起这样的童谣来：

“月理朵，贵如许；青牛姬，曾避路！”

月梳家的男女奴仆们开始敬畏月理朵起来，他们把她当成“仙女”，见她走来时，远远地就垂手侍立，比对部落中的大人们还要敬畏。连月理朵的几个贴身的女奴，也不复象以往那样敢和她嬉闹了。

右大部上至部落大人（首领），下至三岁顽童，不管在哪儿遇上月理朵，成人们都向她恭敬地行礼，打招呼；孩子们即使正在一起打闹着玩耍，看见月理朵也一下子都跑得远远的，眨巴着一双双小眼睛又畏惧又好奇地瞅着她。

十六岁的月理朵，对人们的反应感到不舒服了，她原是个泼辣的姑娘，和契丹的少女们一样，喜欢骑马射箭，经常跟男子汉们比试一番。现在，她感到不自然了，拘谨了。她来到祖母的帐里，偎依在祖母的膝上，问：

“我真的遇见了青牛姬？”

“一定是的！土地神就是乘青牛车的老妇人，没有错的。”祖母慈爱地抚摸着月理朵的头发说。

月理朵相信祖母的话，她心情紧张了，睁大那双美丽的透出困惑与惶惶不安神色的眼睛注视着祖母，怯怯地说：“真遇到了青牛姬，我怕……”

“怕？”祖母惊奇了，“你怕什么呢？青牛姬都要躲避你，你不是凡人哩，你是大贵人，为什么要怕呢？”

“难道青牛姬怕我吗？”

“对了，她怕你！”祖母见孙女儿醒悟了，欢喜地搂着

月理朵的头，说，“月理朵，神灵在护佑你，神灵也敬畏你！今后，你什么也不要怕，什么鬼、神、精、怪都怕你！”

“都怕我！”月理朵暗道。她开始自信了，一颗自命不凡的种子，被祖母播进了她的心田。一个没有月亮，只有寥寥几点星光的夜晚，她带着观音奴等四个侍婢，骑马携弓出了旄帐。

“姑娘，咱们上哪儿？”观音奴问。

“两河会合口。”月理朵平静地说。

婢女们吓得愣住了，这样的夜里，到那个荒野地方去？她们不敢不依从，但她们的马却都在缰绳的勒控下，踟蹰着四蹄而不起步。

“怕吗？”月理朵扭头说，“不要怕，我们都有弓箭。”她这样说，实在也是为自己壮胆！说完，她放马向前奔去。婢女们不得不抖开缰绳随在月理朵之后，向茫茫夜色中驰去。

月理朵多着胆子，但心还是咚咚跳得如敲鼓。她默祷着：“我是月理朵，青牛姬曾为我避过路，我什么也不怕，什么精灵都怕我！”她的马飞箭似地钻进潢河、土河会合的三角地区，她耳际的水声愈行愈响，水声愈响得厉害，周围也就更显得静谧；静得使她毛骨悚然。她不时地回头看，远远的有四匹马影，马蹄声使她有些依仗，心稍稍安稳了些。她自慰地暗道：怕什么？我还带着人呢！她本能地把弓握在手里，并且搭上了一支箭。她判断出到了她曾遇到“青牛姬”的地方的附近，于是，放缓了马步，等婢女们到来。

“姑娘！”身后一声大叫，月理朵吓得打个冷战。观音奴等追上来了，围在她的马旁。她们主仆五人，在这个地方徜徉着，月理朵的心渐渐踏实了，她问：

“你们害怕吗？”

奴婢们异口同声说出：“怕。”

“怕什么？！”月理朵大声说，但声音却有点儿颤，她自己都听出来了。她镇定了一会儿，警惕地向四周看着，哪儿都是黑沉沉的，幽灵的世界一般。她一提缰绳，马又向前走去。

主仆五人，在原野上转悠了半宵，什么怪事也没发现。月理朵的心完全定下来了，胆量也壮了。她相信了：我是贵人，什么精怪都要避我！

从这次夜间出游之后，月理朵能使“诸灵退避”的神话不胫而走。月理朵心田的那颗自命不凡的种子，也茁壮地长成芽，长成根深柢固的树！

“上天！辅佑我吧！”月理朵向着天跪拜、祈祷着。

自信不凡与天姿聪慧的结合，加之生就的豪爽性格，使月理朵骤然成熟了，她变得比以往深沉、庄重，而且勤于攻文习武。她产生了宏伟的抱负：要成为契丹的一位女豪杰！

月理朵，原姓述律，名平，几十年以后，她的儿子耶律德光做皇帝时，乙室、拔里遂为萧氏，故又名萧平。

二 求婚者

一股香喷喷的烧鹿肉的香气从帐幕里飘出来。帐里，萧平和几个侍婢围坐在火盆边，火盆上支着架子，架上挂着一

块块鹿肉，火燎鹿肉吱吱响，香味四溢。萧平用短刀割下一块肉来，咬了一口，又酥又香。她笑道：“你们也吃吧。”观音奴等才纷纷挥刀割肉。

“姑娘，再讲讲中原汉人的故事吧。”观音奴嚼着鹿肉说。

“讲什么呢？”萧平笑问。

一个年纪小些的侍婢问：“汉人也吃烤鹿肉吗？”

萧平说：“汉家君臣百姓，以粮食为主食。他们吃肉，做得很精细，鸡、鹅、鱼、牛、羊、猪等肉，都能做出各种名目的菜来。可是，他们想吃我们这样的鹿肉还吃不着呢。”

女奴们哈哈笑了。萧平笑着说：“不过，咱们想吃人家的菜，也吃不着哩。”

“要吃就吃得着。”观音奴说。

“嗯？”萧平注视着观音奴。

观音奴笑道：“姑娘不是说过西晋末年，五胡纷纷进入中原，建立了朝廷吗？我们如果也到中原去，不就能吃到中原的菜了？”

女奴们听了，对观音奴投来惊奇和佩服的目光，都认为观音奴聪明，想得比她们多。萧平似笑非笑地瞧着观音奴，既不点头表示赞许，也不摇头表示否定。观音奴被她瞧得慌了，停止吃肉，问：

“姑娘，我说的不是？”

萧平嘴角流出一丝淡淡的笑，象一位饱知世事的长者对待一个乍懂事就提出狂妄不经的问题的孩子似的，对观音奴说：“蠢丫头，你说得倒轻巧，殊不知那样一来，胡汉之间就得干戈相见。你纵然吃上了中原的菜，那菜也是人血、人

肉做的了！”

“人血、人肉做的菜？”观音奴不理解了。别的女奴也一时想不过来，对萧平的话似懂非懂。

“不过——”萧平并不理会女奴们的反应，接着说，“既要争天下，干戈喋血当然在所难免。只是，我们契丹还太薄弱，要做到北元魏的事业，还难啊。”

萧平的这些话，女奴们可一点儿也不懂了，她们不知道“北元魏”是什么，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儿呢。她们只好莫名其妙地看着饶有什么感慨而发出议论的萧平，一个个忘了吃。这时，帐外一声咳嗽，月婉走了进来。萧平和侍婢们忙站起来，萧平叫声“阿爹！”月婉坐下后，笑着对萧平说：

“又有来求亲的了，已经是第三十个了！”

“阿爹给回绝了？”

“回绝了。你不是说过，如果是平平庸庸的人，不必告诉你，由我回绝就是吗？不过，我倒要问问，你究竟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婿呢？”

萧平在袍子上擦着油腻腻的手，沉吟了片刻，脸儿微红地昂起头说：“我想找一个象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那样的英雄！”

月婉震惊了！女儿是“命贵”的人，也颇有机敏才智，更有志向，当然要找一个称心的英雄婿，但怎也不会想到女儿竟有如此大的心志——要找个象拓跋珪一样的女婿！拓跋珪是什么人？那是西晋末年，五胡十六国时代，鲜卑族的首领。就是这位年轻的鲜卑首领，建立魏国，平后燕，破柔然，开创了统一中原、与南朝对峙的南北朝局面。这样的英雄，叫他到哪里去寻？

一个老仆来报：“迭剌部挾马弑沙里耶律阿保机来求亲，请见老爷。”

这一报，使月婉的眼里顿时闪出兴奋的光彩，他扭脸朝女儿望去，只见萧平的眸子也在闪烁。

“回他说：我有事，不见。”月婉故意说。

“慢！”萧平拦住老仆，问月婉：“这个人不是父亲曾称赞过的那位征服小黄室韦、乌古、六奚诸部，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吗？见见他！”

月婉暗自一笑。父女俩一同来到前边大氈幕。客人正在里边站着等候，听见脚步声忙抬眼一望，上前施礼：

“梅里大人近来安好？”

月婉还礼说：“耶律挾马弑沙里到了，请坐！”

什么是“挾马弑沙里”？挾马，就是“侍卫精兵”的意思。挾马弑沙里即是侍卫亲军的首领。萧平凝神打量耶律阿保机，见他身高九尺上下，宽额阔颌，细目高鼻，双睛烨烨如星。肩宽腰细，腰间佩着箭囊，往那儿一站如一株挺劲的松树！萧平不禁暗赞一声：好仪表！

月婉指着萧平对耶律阿保机说：“这是小女月理朵。”

萧平抢先说：“耶律挾马弑沙里的大名，我早有耳闻，不期今日幸会！”说着，双手搭膝行了礼。

耶律阿保机一边忙还礼，一边端相萧平：头上蒙一块红帕，身穿红绫袍，腰间系一条藕青色绸带，佩戴短刀，脚下是一双漆绘嵌金丝的马靴。再看模样：眉清目秀，鼻如悬玉，口若涂朱。身材匀称，美而不失于娇弱，健而不失于粗豪，自然而然地洋溢着一种飒爽的英武俊秀气概。

宾主坐下后，阿保机直截了当说出来意：“我是来向梅

里求亲的。”

月婉微微点头，眼睛向萧平一瞟，道：“月理朵，阿保机是来求婚的。”

萧平两颊微微泛红，问：“您来求婚，带了什么礼物呢？”她这么一问，月婉才想到阿保机见面后，还不曾呈上什么赞礼呢。

阿保机用右手一按心窝，答道：“我带了三样礼物：我的心、我的智力和我的武艺。”

随后跟来的萧平的女奴们，此时都站在帐外，听见阿保机的“礼物”，不禁掩着口吃吃笑了。月婉和萧平眼里则同时闪出惊讶、赞赏的光彩。萧平的心跳得紧了，问：

“先说说您的心？”

“我听说姑娘是聪慧、勇敢的超群女子，所以诚心而来，愿得姑娘为我的内助，为强大契丹，助我一臂之力！”

萧平点点头，又问：“您的智力如何？”

“我粗通汉家文字，略知历史，最喜兵法。我懂得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临阵杀敌，尽量用计设伏。”

萧平又点点头。阿保机继续说：

“为将者，既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就不能不精于骑射，所以，我也时时练武——这也是我们契丹人的习俗。”

“请让我看看您的弓。”

阿保机从背后取下弓，双手递给萧平。萧平接弓细看，这弓比一般人用的要大许多。她试着拉了拉，估计这弓的拉力至少也有三百斤！她把弓交还阿保机，走到桌边，拿起一

只酒爵，对阿保机说：

“请您试射此爵，可以吗？”

“可以。请放到百步之外。”

“好。”

萧平拿着酒爵出了大帐，朝前走了一百步站住，转过身来把酒爵放在左手上，左臂一伸，擎上头顶，神态安闲地冲着阿保机喊了声：

“请吧！”

月碗和他的奴婢们都惊呆了，万一阿保机的箭射偏了，萧平不死也必伤啊！众人惶惶不安的目光又转向了阿保机，只见阿保机神色镇静地立定，从容不迫地搭箭入扣，沉着地注视前方，把弓举起，身躯微侧，站稳弓步，前把一推，后把一拉，那张弓就拉开了。

众人的心也随着被拉开的弓弦，由胸膛提到了嗓子眼，屏声敛气，鸦雀无声。萧平的几个婢女，有的目瞪口呆，有的手捂胸膛，有的把脸躲在别人身后露着眼睛偷瞧……

萧平亲自托爵，就为了看看阿保机的胆量和武艺。不过，她也做了准备，早把短刀握在右手，万一阿保机的箭射得不准，奔她身上射来，她就用刀拨箭护身。

“吧嗒！”弓弦响了。

阿保机放箭的刹那间，萧平便用右手护住了前胸。啊，箭到了，朝她头的左上方射来了！她的目光几乎与箭同时射向酒爵——砰的一声，箭擦着她左手掌把酒爵射出去了！她的脸上绽出了花般的笑容。这时，帐前响起了一片欢呼声。萧平转身跑了十多步，拾起地上的羽箭，箭镞上还挂着射穿了的爵。她把爵扔掉，细看那支箭：箭杆漆了金色，箭镞大而

锋锐，的确是支利箭。

当萧平含着微笑走到帐前时，月梳抢步上前，问：“箭法如何？”

萧平抿嘴笑着一点头。月梳看出了女儿的心思：她满意了！

萧平走到阿保机面前，含情地望着阿保机，说：“耶律挾马猊沙里的箭法精熟，胆气过人！”

“姑娘过奖了！”

“这支箭就留下吧？”萧平说着，一双目光热烈而亲切地注视着阿保机的眼睛。

阿保机立时悟出了萧平的意思，喜不自胜地说：“好，好，送给你了。”

月梳在一旁看了，拈须微笑，立即吩咐摆宴，请阿保机帐中饮酒。萧平红着脸儿带婢女们回自己的帐里来。

到了帐中，萧平托着箭反复看着，忽然，她发现箭杆上刻着几个字：

克定四方 阿保机

哎呀，适才只顾高兴，好粗心，竟没有看见这几个字！“克定四方”！口气真不小呢！这不正说明阿保机的雄心壮志吗？选择这样的女婿，才正是我的愿望啊。她心潮起伏，脸红耳热，双手握紧那箭，脸蛋儿磨擦着雪白的箭羽，又笑了。

站在一旁的观音奴看着萧平的情态、动作，笑着低声问：

“姑娘，愿意了？”

萧平低头笑而不语。

“给姑娘道喜了！”观音奴说着，拜了下去，仰脸看着萧平的脸，悄声说：“哟，害羞了？”

萧平一扬脸，笑靥如花，说：“他的箭法真好。”

“当然好了。不好，就一下射中姑娘的心了？”观音奴一语双关地笑着说。

萧平含羞地佯作嗔怪地瞟了观音奴一眼，“噗哧”一下笑出声来。

三 新婚之夜

二十四岁的耶律阿保机和十七岁的萧平结婚了。结婚那天，阿保机骑着骏马，率二百青年，把萧平接到迭刺部。路上，萧平也骑着马，和阿保机时而缓辔徐行，时而策马疾驰。他俩快乐得纵情笑着，互相召唤着，追逐着。

新婚之夜，融融如春的帐里，四十碗油灯，把华美的帐幕照得通明。萧平坐在地铺上，绿色的毛氈衬托着她的大红绣花嫁衣，她简直就象是叶上的一朵大红花儿，娇艳、娴静之极。她一抬眼，眸子被灯火晃得熠熠生辉。阿保机站在她旁边，爱慕地注视着她。

“看什么？还没看清吗？”

“你真美，是我们契丹最美的姑娘！”

“哦？这么说，你把契丹的姑娘都细细相看过了？”

“这，哈哈哈哈哈！这可叫我怎么回答呢？”

萧平莞尔一笑，转了话题问：“你求亲的时候，我亲自托爵为的，你心情不紧张吗？”

“紧张。我都觉不出我心的跳动了。但是，我想得到我

久已闻名的姑娘，更相信自己的箭法，所以就沉着地拉开了弓。”

“我希望你对‘克定四方’也如相信自己的箭法一样，相信自己能实现这个宏愿！”

阿保机激动了，一步走到萧平身边，假着她坐下，握住她的手说：“一定，一定！有了你做内助，这个雄心必能实现！”

萧平把身子转过来，正对着阿保机，说：“你听我说。”

阿保机一笑，坐正了，说：“请讲！”

萧平一本正经地讲起来：“契丹大贺朝衰亡后，迭刺部始祖雅里辅立迪辇祖里为可汗，建立了遥辇朝。遥辇朝，国中分二十个部落，内中以八大部为最强。这八大部就是：迭刺部、乙室部、品部、楮特部、乌隗部、突吕不部、涅刺部和突举部。依照契丹风俗，可汗由这八部首领推举产生。因为迭刺部是立迪辇祖里的，所以，遥辇朝的大权直至今天仍控制在迭刺部。君之三伯父释鲁，就是今日巴剌可汗的于越（朝中最大的官，地位仅次于可汗。）。君今为挾马猋沙里，掌握禁军，实权在握。

“我们契丹，世世代代以游牧为生，迁徙而居。君之祖父执政时，开始学习中原，教民务农。君之父在世时，开始置办冶炼作坊，教民铸造铁器。今天，三伯父执政，继续习仿中原，开始兴建屋舍、城堡，教民种桑养蚕，绩麻织布，而且东征西讨扩展疆土。君在征战上面，助三伯父立下功勋。我想问问，君还有什么打算呢？”

阿保机听萧平不谈儿女私情，而讲的是国家要事，心里

十分佩服，也郑重地说：

“三伯父常患契丹各部自拥兵马，虽拥戴可汗，但权力却不集中在可汗手中，因此，可汗的号令难以统一。三伯父有意效仿中原的皇帝，统一各部，集权而治。只是，他每叹自己年事已高，怕难以实现此愿，故而寄希望于我身，盼我有朝一日把契丹治得与中原一样强盛。”

萧平点点头，说：“我们契丹人，本是炎帝的后裔，世居朔方之陲。汉朝时候，匈奴冒顿可汗灭我东方胡人，我们祖先才退保鲜卑山下，从此号称鲜卑。三国时，鲜卑人又散居潢水之南。西晋末年，一部分鲜卑进入中原，慕容氏建立前燕。前燕派兵袭击留在潢水一带的鲜卑，使这些鲜卑又分成了宇文、库莫奚和契丹三部。所以，我们契丹实是东部鲜卑的一个支派。居住在雁代的鲜卑人，先建立了代国，后来被氏人苻坚的秦国所灭。代国王孙拓跋珪十七岁即位于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伦河）重建代国，后来迁都平城，改国号为魏，使鲜卑壮大起来。魏国后来统一了中原，迁都洛阳，延续一百多年的国祚，与南朝分疆对峙，可谓壮矣！北魏亡后，隋朝一统南北，继隋而起的是今日的唐朝。唐太宗赐我契丹王姓李，拜为松漠都督。唐玄宗任我契丹王失活为松漠都督，封为松漠郡王，又拜为节度使，还把永乐公主下嫁给失活。后来，唐朝燕郡公主和东光公主先后又嫁到契丹。我们与中原既是君臣，又是姻亲。你要壮大契丹，确实应学习中原！依我浅见，你第一步先得统一契丹各部，消灭目下八部分权的局面。”

“说得好！”阿保机霍地站起来。萧平也随着站了起来。阿保机目光炯炯地望着帐顶，半晌，转身再次拉住萧平